

共軍戰略支援部隊支援效能之研究

作者簡介/上尉曾志華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103 年班、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 108 年班；曾任輔導長、政戰官，現任職於步兵訓練指揮部一般教官組教官。

提要

- 一、中共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建政 70 周年閱兵典禮上，展示東風 41 洲際核彈、東風 17 高超音速飛彈、長劍 100 巡航飛彈等尖端武器，其軍事威懾能力已由亞太區域轉向全球，從閱兵典禮上可觀察信息戰的方隊竟高達 4 個梯次之多，可見未來戰略支援部隊需肆應與滿足新戰爭型態的發展，共軍大幅度建構信息化部隊與戰略核威懾力量，積極向軍事強國邁進。
- 二、戰略支援部隊的基本編組區分為航天系統部和網路系統部，整合了軍改前分散在四大總部的航天作戰力量與網路作戰力量，能由統一的軍事機構進行跨領域作戰，中共未來欲取得軍事方面優勢，在國防預算分配上力求避免因軍制結構問題，發生重複建置而浪費資源的情況，影響未來在新型領域的競爭力，這是統籌規劃運用國防資源，為未來佈局全球作好戰略規劃的奠基工作。
- 三、目前戰略支援部隊正著手改善共軍的 C4ISR 系統，並透過隸屬網路系統部的網路作戰部隊和電子作戰部隊來強化共軍的網電作戰能力，但是戰略支援部隊編成初期與戰區指揮權責須明確劃分與磨合，另外共軍缺乏實際作戰經驗，暫時無法經由實戰檢驗戰略支援部隊真實能力，都會影響共軍整體的聯合作戰能力。

關鍵詞：共軍軍改、戰略支援部隊、戰區、組織架構、作戰支援

壹、前言

中共在 108 年 10 月 1 日建政慶祝大典閱兵時，透過觀察武器裝備展示中，能夠發現共軍已建立完整的陸基、潛射以及空中發射戰略核彈的威懾能力。除了展示陸海空三位一體的核威懾能力，也展示了能進行察打一體的無人匿蹤戰機和東風 17 高超音速飛彈(Hypersonic missile)等先進武器裝備。¹然而這些都是展示有形戰力，我們應該關注的是腦、神經、眼、耳、關節等連結有形戰力的作戰要素，如太空作戰部隊、信息化部隊以及電子戰部隊的運作，這些部隊可以將中共軍力由傳統戰力導向高科技與高技術的戰力，因此作戰武器匿蹤化、無人化、遠距精準打擊已成為未來發展重點，戰場亦向新領域拓展，戰力優勢以小步快跑方式，由點線面逐級擴張，奠定由區域性軍事大國轉化為全球性軍事強國的基礎。回溯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共舉辦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成立大會，這就是藉由組織變革以強化整體事權統一。²共軍推動一系列的軍事改革，主要目的是解決當前聯合作戰能力的困境，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成立戰略支援部隊，戰略支援部隊相較於陸、海、空和火箭軍而言，在軍改以前並無類似或功能相仿的軍種領導機構，因此，戰略支援部隊可以說是共軍全新創立的軍種。³而關於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方向，其目前以整合共軍 C4ISR 系統(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Reconnaissance)、強化新型領域作戰能力，有效解決聯合作戰能力的阻礙，⁴未來將為全球化兵力部署與新領域、新型態戰爭做好基礎工作，其編組、任務與實際運作值得持續關注與研究。

貳、任務與編組

戰略支援部隊是共軍為強化聯合作戰能力與未來新領域戰力運用規畫而設立的，但目前我軍對於戰略支援部隊的研究仍相當有限，在「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原則下，⁵其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編組型態，支援各戰區

¹ Bradley Perrett, "China Unveils DF-17 Missile With Hypersonic Glider," *Aerospace Daily & Defense Report*, 2019. At <https://aviationweek.com/print/defense/china-unveils-df-17-missile-hypersonic-glider>(Accessed 2019/12/3)

² 王士彬、安普忠，〈習近平向中國大陸人民解放軍：陸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授予軍旗並致訓詞〉，《中國大陸國防部》，2016 年 1 月 3 日。參見 http://news.mod.gov.cn/headlines/2016-01/01/content_4634873.htm(瀏覽日期 2019 年 8 月 22 日)

³ 關於戰略支援部隊的層級歸屬目前有兩派說法，一方認為戰略支援部隊以部隊為稱，應不屬於共軍軍種一支；另一派說法則認為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的軍銜屬正戰區職，與其他軍種司令員屬平行關係，因此戰略支援部隊應屬軍種，而本文在此統稱戰略支援部隊為軍種。

⁴ 邱越，〈我軍戰略支援部隊是一支什麼樣的軍事力量？〉，《中共軍網》，2016 年 1 月 15 日。參見 http://www.81.cn/big5/jwgz/2016-01-05/content_6844493.htm(瀏覽日期 2019 年 8 月 22 日)

⁵ 王士彬等人，〈習近平出席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中共軍網》，2017 年 2 月。參見 http://www.81.cn/201790/2017-02/16/content_7668712.htm (瀏覽日期 2019 年 8 月 22 日)

的聯合作戰行動研析如下。

一、任務

戰略支援部隊成立後，中共軍事專家尹卓曾經表示其主要任務是支援戰場作戰，使共軍在太空、網路和電磁空間能取得戰場優勢，戰略支援部隊是聯合作戰的重要力量，能與陸軍、海軍、空軍和火箭軍的行動融為一體，貫穿整個作戰過程，是戰爭制勝的關鍵組織；另外中共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也說明戰略支援部隊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新型作戰力量，是共軍新植作戰能力的重要增長點，主要是將戰略性、基礎性、支撐性都很強的各類保障力量進行功能整合後組建而成的。⁶依據上述兩位對於戰略支援部隊的描述，可以將戰略支援部隊的主要任務區分成兩部分，分別是整合新領域作戰力量和強化共軍聯合作戰能力，而這兩個方向也符合 2015 年中共國務院發表的國防白皮書。書中提到在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的指導下，共軍未來的發展方向主要有四點：⁷

- （一）建立健全的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和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制。
- （二）解決限制體系作戰能力的矛盾與問題，推進信息資源開發，並強化偵察預警系統和指揮控制系統的建設，發展中遠程精確打擊力量，完善綜合保障體系。
- （三）建立以信息系統為基礎的體系作戰能力，運用信息系統把各種作戰力量、作戰單元、作戰要素融合為整體作戰能力，構建作戰要素無縫連結、作戰平臺自主協同的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
- （四）中國大陸地緣戰略環境複雜，各戰略方向、各安全領域都存在不同的威脅和挑戰，必須統籌全局，推進各領域軍事鬥爭準備。

除第一點是針對共軍的聯合作戰指揮機制外，其餘項目皆與戰略支援部隊有關，依據其發展要項，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將以強化 C4ISR 系統建設、整合 C4ISR 系統運用以及增強跨越新領域作戰力量為其核心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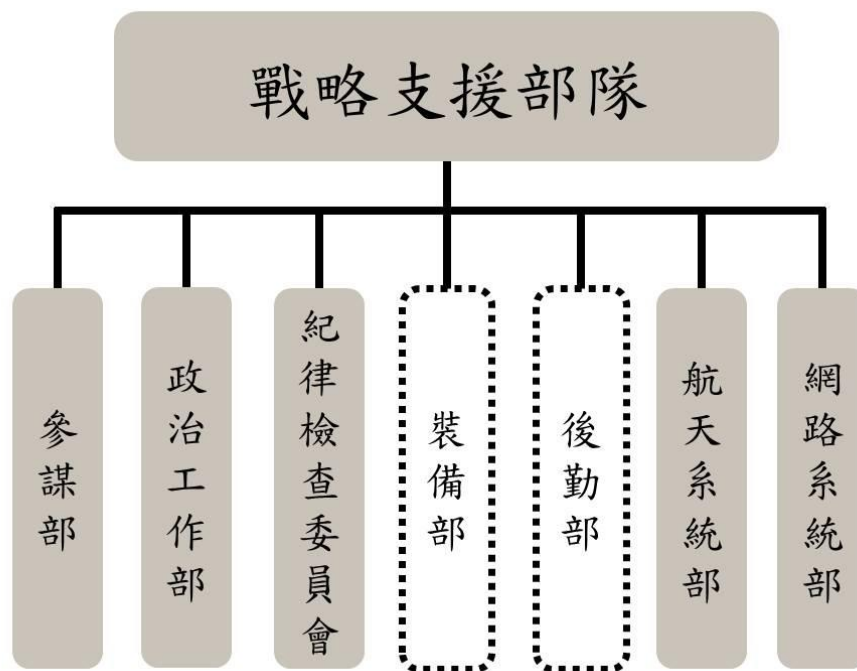
二、編組

目前戰略支援部隊下轄的一級單位（領導級別為副戰區職）有參謀部、政治工作部、紀律檢查委員會、航天系統部和網路系統部，但是戰略支援部隊是否編制裝備部與後勤部尚待後續查證。2018 年 11 月，中共交通運輸部公布了《關於保障道路客運領域軍人依法優先出行權益有關事項的通知》，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份通知的受理單位有「各軍種後勤部、戰略支援部隊參謀部、聯勤保障部

⁶ 邱越，〈我軍戰略支援部隊是一支什麼樣的軍事力量？〉，《中共軍網》，2016 年 1 月 15 日。參見 http://www.81.cn/big5/jwgz/2016-01-05/content_6844493.htm (瀏覽日期 2019 年 8 月 22 日)

⁷ 中國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共的軍事戰略〉，《中國大陸國防部》，2015 年 5 月。參見 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5-05/26/content_4617812.htm (瀏覽日期 2019 年 8 月 28 日)

隊戰勤部……」，⁸能發現各軍種司令部皆由後勤部承辦這項業務，僅有戰略支援部隊是由參謀部負責，代表現階段其可能沒有後勤部和裝備部的編制，或者將這兩個單位層級降低，納編在參謀部之下，相信未來會隨著時間演進與配合作戰需要，戰略支援部隊是否會補足這兩單位的功能仍有待持續觀察，因此，在本文的組織架構圖中，由於後勤部、裝備部都是待查證的單位，因此會以虛線的方式呈現。⁹（如圖一）



圖一：戰略支援部隊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自—John Costello and Joe McReynolds,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 Force for a New Era* (Washingt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1. ; Rachael Burton and Mark Stoke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Leadership and Structure* (Virginia: Project 2049 Institute, 2018), p. 3.

參、下轄作戰部隊任務與支援方式

現階段戰略支援部隊確定的一級單位有參謀部、政治工作部、紀律檢查委員會、航天系統部和網路系統部，但前三個單位屬機關幕僚性質，並非直接作戰單位，對於整體作戰能力較無直接影響。而戰略支援部隊的作戰部隊主要區分為航天系統部和網路系統部，這兩者整合了過去分散在四大總部的太空、網路

⁸ 交通運輸部與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關於保障道路客運領域軍人依法優先出行權益有關事項的通知〉，《中國大陸交通運輸部》，2018年11月。參見 http://xxgk.mot.gov.cn/jigou/ysfws/201811/t20181102_3109507.html（瀏覽日期 2019 年 9 月 4 日）

⁹ 曾志華，《中共戰略支援部隊對聯合作戰效能作用之研究》（臺北：國防大學碩士論文），頁 62-63。

以及電子作戰力量，使共軍在強化其新型領域作戰上將更具有整合的能力。¹⁰

一、航天系統部

近年來中共加速推動太空競爭，準備 2020 年以前建成北斗衛星系統，以防範被美方的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挾制，同時強化共軍 C4ISR 系統，提升其整體聯合作戰能力。而透過軍改讓共軍航天系統部獨立運作，藉整合原先隸屬在總參謀部、總裝備部下的航天單位，使航天作戰力量有統一的領導機構。¹¹而關於航天系統部的任務，由於目前共軍軍科院編修的《空間作戰學教程》還是 2013 年版本，軍改後至今尚未發行新版，因此，研究資料以參照 2017 年中共國防大學出版的《戰略學》，說明未來共軍軍事航天任務可以區分成四個方向：¹²（如表一）

（一）太空資訊支援能力

指利用太空裝備蒐集、處理、傳遞資訊的能力。透過獲取、累積敵方目標資訊和作戰環境資訊，並發現戰爭徵候、監視作戰進程評估打擊效果。除了情報蒐集，也能用於遠距離數據中繼，確保情報訊息加密以及提供共軍導航、定位、授時(Navigation, Positioning, Timing)，其運用時機無論平時或戰時皆可以使用。

（二）太空控制能力

指太空態勢監控、太空目標軟殺傷、太空目標硬摧毀和太空防禦等能力。主要負責監控太空環境，為衛星或其他太空設施的發射與測控提供環境資訊，並分別使用軟、硬殺傷能力干擾敵太空通信鏈路和摧毀敵方太空裝備。除了太空態勢監視、太空防禦的運用時機無特別區分平時或戰時，其餘運用時機皆屬戰時的太空作戰手段，需要戰略支援部隊和火箭軍共同配合、執行。

（三）太空攻防能力

指戰略預警監視、彈道飛彈精確打擊、太空對地火力打擊和對太空防禦作戰的各項能力。主要是透過天基和陸基預警手段，監控敵太空與飛彈軌道並反制敵方彈道飛彈，同時支援我方核子與常規飛彈射擊。除戰略預警監視、太空防禦的運用時機貫穿全程，反制彈道飛彈和太空對地打擊都是戰時作為，執行上需要戰略支援部隊與火箭軍互相配合。

（四）太空軍事活動保障能力

¹⁰ John Costello and Joe McReynolds,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 Force for a New Era*(Washingt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9-11.

¹¹ Rachael Burton and Mark Stoke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Leadership and Structure* (Virginia: Project 2049 Institute, 2018), p. 8.

¹² 尚天亮，《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7 年 5 月修訂版），頁 394-396。

指太空運載、太空應急發射、太空實時測控、太空設施回收、載人太空飛行、後勤保障和指揮控制的相關能力。主要目的是提供太空設施發射、測控與作戰需要的基礎設施，並投入相關技術支援。而太空設施回收與載人太空飛行並非戰時要務，因此在平時才有可能執行，而其餘項目特性則貫穿整個作戰全程，平、戰時皆會運用。

表一 航天系統部任務概況

任務方向	任務內容	運用時機區分
太空資訊支援	蒐集資訊	平時／戰時
	處理資訊	
	傳遞資訊	
太空控制	太空態勢監視	平時／戰時
	太空目標軟殺傷	戰時
	太空目標硬摧毀	
	太空防禦	平時／戰時
太空攻防	戰略預警監視	
	彈道飛彈精確打擊	戰時
	太空對地火力打擊	
	太空防禦	平時／戰時
太空軍事活動保障	太空運載	
	太空應急發射	
	太空實時監控	
	太空設施回收	平時
	載人太空飛行	
	後勤保障	平時／戰時
	指揮控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自—肖天亮，《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7年5月修訂版），頁394-396。

二、網路系統部

由於網路無遠弗屆，人類生活已無法脫離網路帶來的便利服務，使網路已發展成為新領域的作戰空間，各國均積極發展網路作戰力量，以美軍為例，美軍網路作戰力量由網路司令部(U.S. Cyber Command)統籌，屬於美軍聯合作戰司令部的其中一支，2017年8月18日，現任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J. Trump)決議原

先隸屬在戰略司令部(U.S. Strategic Command)之下的網路司令部提升成直屬國防部的聯合作戰司令部，並下轄陸、海、空軍以及陸戰隊的網路作戰指揮部，進一步強化網路作戰力量的重要性。¹³

以往共軍網路作戰部隊，編制在總參三部（技術偵查部）與總參四部（電子對抗與雷達部）之下，導致容易發生任務重疊和組織衝突的情況。此次軍改讓戰略支援部隊有調整網路作戰部隊編制的機會，進而讓戰略支援部隊的網路系統部能夠整編原隸屬總參三部和總參四部的網路作戰部隊，網路系統部除了整合網路作戰力量，原下轄總參四部的電子作戰部隊也納入網路系統部，讓其成為能實踐網電一體戰的編組型態。¹⁴關於網路系統部的作戰任務，參考中共軍科院出版的《信息作戰學教程》發行時間尚停留在 2013 年版本，軍改後並未發行新版，因此，其作戰任務可以參考 2017 年出版的《戰略學》，其中提到共軍網路作戰能力的需求區分成網路偵察、網路攻擊、網路防護以及網路運行維護等四項，暫時作為我們判斷其任務特性的重要依據，相關資料如下列所示：¹⁵（如表二）

（一）網路偵察能力

指利用網路特性、電磁特性以及媒體儲存特性對敵電腦資訊系統實施滲透，以獲取重要情報，方式區分為網路竊密、電磁竊密以及介質竊密等三項。網路竊密是利用敵人網路系統漏洞，進入其系統竊取相關重要情資；電磁竊密是利用電子偵察設備，對敵電子設備所發出的電磁信號進行搜索、定位、檢測、識別、紀錄和分析，破譯其中隱含的情報資訊；介質竊密是透過間諜、駭客來竊取敵方資訊儲存媒體或是透過第三者手中購買，以獲得敵方重要情報。

（二）網路攻擊能力

透過資訊干擾、資訊破壞、資訊摧毀等手段，來滲透敵方網路內部系統，並對敵方主機和網路系統實施擾亂、破壞以及摧毀的作戰能力。

（三）網路防護能力

指防禦敵方網路偵查、攻擊我方網路設備和主機系統的防護能力，具體手段有入侵攔截、反電腦病毒和數據加密等三項。入侵攔截透過檢測系統和防火牆來實現全天候監控、識別網路攻擊和違規行為，能阻斷外部網路對內部網路未經授權的訪問和非法入侵；反電腦病毒是運用病毒識別、掃描和清除軟體

¹³ “U.S. Cyber Command History,” *U.S. CYBER COMMAND*, 2019. At <https://www.cybercom.mil/About/History/> (Accessed 2019/12/3)

¹⁴ John Costello and Joe McReynolds,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 Force for a New Era* (Washingt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3.

¹⁵ 尚天亮，《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7 年 5 月修訂版），頁 403-405。

來反制敵方電腦病毒對我電腦和網路系統的破壞；數據加密是對存儲、傳輸的數據資料進行加密，避免敵人截獲我方資料後，能夠讀取並獲得情報。

（四）網路運行維護能力

當網路系統硬體、軟體和數據遭敵方破壞時，能立即利用數據備份來進行恢復。維護重點主要有三項，分別是恢復網路系統、恢復通信網路以及恢復電腦系統。

表二 網路系統部任務概況

任務方向	任務內容	運用時機區分
網路偵察	網路竊密	平時／戰時
	電磁竊密	
	介質竊密	
網路攻擊	資訊干擾	
	資訊破壞	
	資訊摧毀	
網路防護	入侵攔截	
	反電腦病毒	
	數據加密	
網路運行維護	恢復網路系統	
	恢復通信網路	
	恢復電腦系統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自—肖天亮，《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7年5月修訂版），頁403-405。

肆、戰略支援部隊支援成效判斷

雖然藉由中共國防大學出版的《戰略學》，能為我們建構對戰略支援部隊任務的初步認識，但目前有關戰略支援部隊的資訊仍相當隱匿，以致難以研判其全般狀況，只能經由各種資訊綜合分析研判，特別是在戰略支援部隊成立以後，其是否對共軍帶來實質效能，或是存在什麼樣的執行窒礙，相關判斷條列如下：

一、實質效能

（一）座標系統精度提高

2017年10月15日，解放軍報提到隨著北斗系統建設愈趨成熟，2018年7月預計將舊座標系統全面換成2000國家大地座標系統。¹⁶新的座標系統能協助建

¹⁶ 張博等人，〈我軍軍事測繪導航建設發展邁上新台階〉，《解放軍報》，2017年10月15日，版2；〈7月1日起

構連續觀測運行的 GPS 網，並將國際 GNSS 服務(International GNSS Service, IGS) 的測站與中共的 GPS 控制點整合計算，製作出三維座標誤差約三公分的 GPS 控制網，¹⁷能為共軍提供更佳的戰場定位基準，使武器裝備強化打擊準度。配合新的座標系統，共軍也建構了覆蓋軍委、戰區、軍兵種的地理信息服務系統，可以滿足共軍作戰指揮系統、武器系統和作戰部隊對測繪導航的需要。¹⁸

(二) 建設北斗水下系統(如圖二)

2019 年 2 月，央視播報海洋科研船「科學號」完成考察任務並順利歸港，此次任務首度完成北斗衛星與水下 6000 公尺的潛標即時傳輸數據。¹⁹可查詢「潛標即時傳輸」的相關技術，在 2018 年 6 月發表的《深海潛標觀測數據無線實時傳輸系統設計》中，提到由於訊號傳輸需穿越空氣與水兩種不同的介質，因此將潛標即時傳輸系統區分為水面通信系統和水下通信系統，水面採取衛星通信，水下則是採取聲納通信。首先將潛標將量到的數據使用聲納通信機發出，水面浮標接收到以後，再將數據轉換成訊號發送給衛星，完成即時傳輸的目標。²⁰雖然中共說明這項技術是應用於西太平洋的實時科學觀測網，但這項技術成熟以後，同樣可以用於潛艦與衛星的實時通訊，確保作戰命令可以即時傳達給位於深海的潛艦，讓核武或其他常規武器的打擊能力能夠正確執行任務。



圖二 「沈括」號考察隊員施放 4500 公尺級大深度剖面浮標

資料來源：張建松，〈沈括號在西太平洋展開海試與科考作業〉，《新華網》，2018 年 12 月 6 日。參見 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18-12/06/c_1210009656_3.html (瀏覽日期 2019 年 8 月 1 日)

自然資源部全面啓用 2000 國家大地座標系》，《中國大陸農業大學自然資源部農用地質量與監控重點實驗室》，2018 年 6 月。參見 http://lalq.org.cn/FX4_index.aspx?id=89 (瀏覽日期 2019 年 7 月 30 日)

¹⁷ 林晉廷等人，〈中國大陸座標系統初探〉，《中興工程》，第 123 期，2014 年 4 月，頁 56-57。

¹⁸ 張博等人，〈我軍軍事測繪導航建設發展邁上新台階〉，《解放軍報》，2017 年 10 月 15 日，版 2。

¹⁹ 李浩編輯，〈我國首次實現深海 6000 公尺數據北斗衛星實時傳輸〉，《新華網》，2019 年 2 月。參見 http://www.xinhuanet.com/science/2019-02/02/c_137792152.htm (瀏覽日期 2019 年 8 月 1 日)

²⁰ 徐立軍等人，〈深海潛標觀測數據無線實時傳輸系統設計〉，《電信科學》，第 6 期，2018 年 6 月，頁 29-35。

（三）恢復網路攻擊活動

2018年10月，美國資安公司CrowdStrike公布的報告中，指出過去一年半以來的駭客活動劇增，其中最為嚴重的威脅來自中共駭客，其對西方國家的網路攻擊甚至已經超越俄羅斯，成為最主要的網路攻擊者。²¹另外根據美國資安公司FireEye分析師的報告，該公司長期觀察來自中共的8個駭客組織，2015年9月，中共正式宣布軍改以後，同年第四季只剩下2個駭客組織有活動跡象。但到2017年初，來自中共的駭客組織又有5個開始活躍。2018年第三季，該公司觀察的8個駭客組織全數恢復行動，其中一個名為Group A²²的組織應是過去被稱為APT 1的駭客組織，而APT 1是隸屬於原總參三部二局下的駭客組織。²³隨著總參三部併入網路系統部以後，Group A的活動跡象也能證明網路系統部已經開始進行網路作戰，雖然沒有完整證據能夠顯示這8個駭客組織皆隸屬在網路系統部之下，但部分組織的活動週期正好符合解共軍推動軍改的時間點，說明這些駭客組織可能與網路系統部有相當的關聯性，甚至可能就隸屬在網路系統部之下。

（四）訓練戰區各軍種部隊電戰能力

2017年8月，新華社採訪某基地電子對抗訓練大隊，該訓練大隊擔負扮演藍軍之任務，運用偵、測、擾、防等電子作戰手段，訓練共軍各作戰部隊，在2016年的一場對抗訓練中，藍軍運用電子干擾手段，致使紅軍螢幕出現20多批類似信號，數量、參數和樣式不斷變化，讓紅軍無法辨別藍軍的電磁攻勢。報導中還提到該基地領導說：「我軍的信息作戰部隊發展很快，但始終缺少訓練對手，也缺少對抗訓練需要的複雜電磁環境，建設電子對抗訓練大隊勢在必行。」而今年以來已經收到來自陸軍、空軍、火箭軍等多支部隊的邀請，希望與該大隊儘早展開電子對抗訓練。²⁴雖然報導未清楚說明該基地屬於哪個單位，但目前也僅有隸屬於戰略支援部隊的技術偵查基地能夠進行電子對抗訓練，因此該大隊應是網路系統部技術偵查基地下的電子作戰部隊。2018年10月，解放軍報的報導更詳細說明了技術偵查基地的訓練項目，當時戰略支援部隊某基地與中

²¹ “Observation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Threat Hunting,” CrowdStrike, 2018. At

<https://go.crowdstrike.com/rs/281-OBQ-266/images/Report2018OverwatchReport.pdf> (Accessed 2019/8/2)

²² 2013年，資安公司Mandiant首度揭露駭客組織APT 1隸屬於解放軍總參三部二局，主要使用名為WRAP的惡意程式。2018年，資安公司FireEye提出駭客組織Group A在過去三年皆沒有活動跡象，在2018年繼續活動以後，卻同樣使用WRAP來進行網路攻擊，推測Group A與APT 1應是同一駭客組織。資料來源：吳其勳，〈中國網軍重現江湖，8個駭客組織回歸運作〉，《iThome》，2018年10月。參見<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295>（瀏覽日期2019年8月2日）

²³ 吳其勳，〈中國大陸網軍重現江湖，8個駭客組織回歸運作〉，《iThome》，2018年10月。參見<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295>（瀏覽日期2019年8月2日）

²⁴ 李國利等人，〈某電子對抗訓練大隊提升作戰能力：無形戰場練精兵〉，《新華社》，2017年8月。參見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7-08/25/c_129689123.htm（瀏覽日期2019年8月2日）

部戰區陸軍某旅實施對抗演練，科目有偵察與反偵察、跟蹤與反跟蹤、欺騙與反欺騙、對抗與反對抗等幾項，目的在強化陸軍部隊電子攻防能力。其中擔任藍軍的戰略支援部隊在演練前，還為參加訓練的紅軍部隊加強基礎理論輔導，正式演練中，藍軍部隊運用多種干擾設備，形成全時段、全頻段、全方位的干擾環境，訓練紅軍部隊在複雜電磁環境下的電子作戰能力。²⁵排除機敏任務不公開的因素，研判網路系統部下的電子作戰部隊需協助訓練各軍種作戰部隊的電子對抗能力，特別是軍改後各戰區設立的技術偵查基地，除了訓練戰區部隊整體的電子作戰能力，在戰時也能轉換作戰型態，成為戰區配屬的電子作戰部隊。

二、能力窒礙

（一）人員尚未補實

2018 年 8 月，戰略支援部隊開始為期 13 週直招士官²⁶入伍訓練，²⁷同年 12 月，共計 570 名直招士官開始分發單位。²⁸但是這些士官只有經過 13 週的訓期，充其量只能培養基礎軍事素養，難以立即形成有效戰力，必須等到部隊實際參與作戰演訓才能夠培養相關實務經驗。除了補進直招士官，戰略支援部隊也大量招聘文職人員，光是 2018 年就招考 833 個職位，總共 1037 名文職人員，²⁹2019 年更招收 1941 個職位，共計 2723 名文職人員。³⁰雖然都是招聘文職人員，但從招聘訊息中可以發現這些職缺多屬於作戰單位，職位需求如電腦維護、軟體開發、網路工程、數據庫建設、通信和電腦網路管理等相關專業的工程師，可以判斷這些職位並非尋常的文職工作，而是直接參與網路作戰的人員。³¹雖然這些文職人員已經具備相關領域專業能力，但無法查證他們軍中服務經驗，需

²⁵ 胡瑞智等人，〈探索跨軍種聯合訓練機制〉，《解放軍報》，2018 年 10 月 14 日，版 2。

²⁶ 直招士官，指直接從非軍事部門招收為部隊士官的全日制普通本專科(含高職)、研究生、第二學士學位的應(往)屆畢業生，以及成人高校的普通本專科(高職)應(往)屆畢業生，納入全國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直接招錄或選拔補充為部隊士官的定向生。資料來源：〈關於對直接招收為士官的高等學校學生施行國家資助的通知〉，《全國徵兵網》，2015 年 12 月。參見 <http://www.gfbzb.gov.cn/zbbm/zcfg/bwzc/201512/20151203/1513282401.html>（瀏覽日期 2019 年 12 月 4 日）

²⁷ 呂哲等人，〈戰略支援部隊 570 名直招士官來了〉，《中國軍網》，2018 年 8 月。參見 http://www.81.cn/jwgz/2018-08/31/content_9269211.htm（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7 日）

²⁸ 童旭剛等人，〈直招士官分配探索雙向選擇模式〉，《解放軍報》，2018 年 12 月 10 日，版 2。

²⁹ 招考單位包括：戰略支援部隊某部隊、戰略支援部隊駐江蘇部隊、戰略支援部隊駐四川部隊、戰略支援部隊駐北京部隊、航天工程大學、信息工程大學等六個單位。資料來源：〈2018 年軍隊文職人員招聘職位信息庫〉，《華圖教育》，2018 年。參見 <http://ah.huatu.com/zw/jdwz/buwei/2018.html>（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7 日）

³⁰ 招考單位包括：戰略支援部隊某部隊、戰略支援部隊駐京某研究所、戰略支援部隊駐京陝某研究所、航天工程大學、戰略支援部隊駐京某中心、戰略支援部隊駐蘇某部隊、戰略支援部隊駐川某部隊、信息工程大學、戰略支援部隊某部、戰略支援部隊某單位、戰略支援特色醫學中心、戰略支援部隊興城特勤療養中心、聯勤保障部某單位。資料來源：〈2019 年軍隊文職人員招聘職位信息庫〉，《華圖教育》，2019 年。參見 <http://ah.huatu.com/zw/jdwz/buwei/18.html>（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7 日）

³¹ 〈戰略支援部隊某部隊軍隊文職職位表〉，《華圖教育》，2018 年。參見 <http://ah.huatu.com/zw/jdwz/bw2018/141.html>（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7 日）

依照實際任務與其專業能力磨合，代表短時間內無法形成有效的作戰力量，綜合上述，現階段戰略支援部隊新招募的人員仍需強化實戰經驗。

（二）與戰區指揮關係不明確

2016 年 2 月，共軍陸軍、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進行春節聯合戰備演習，當陸軍第 14 集團軍某通信團的通信網遭受病毒攻擊，該團團長張小林立即協請戰略支援部隊的技術保障大隊來清除病毒，並對敵方部隊實施通信干擾、網路攻擊。³²在戰略支援部隊成立以後，這是共軍首度公開其參與演習的消息，報導顯示戰略支援部隊的配屬大隊具備網路作戰和電子作戰能力，但不能確定的是該技術保障大隊是因應演習而成立的任務編組，或是固定協助第 14 集團軍的常態單位，如果是屬於前者狀況，就表示目前戰略支援部隊還未形成一定的作戰能量，不能穩定的在各戰區內執行相關任務。但若是屬於後者，就牽涉到戰略支援部隊與戰區之間的指揮關係，因為目前戰區聯指中心有陸、海、空和火箭軍的值班人員，只剩戰略支援部隊尚未進駐。³³在戰區主戰的原則之下，聯指中心需要同軍種的聯絡席位，否則難以協調戰區內的戰略支援部隊，這也為戰略支援部隊如何支援戰區的作戰行動打上問號。而關於戰略支援部隊為何沒有進入戰區聯指中心，有下列兩種可能情況：

1. 戰略支援部隊尚未發展成熟：目前能夠確定戰略支援部隊人員不足，因此部分還未納入聯指中心值班，待未來人員補足以後，戰略支援部隊同樣派遣人員進駐戰區聯指中心，協助聯指中心指揮戰區內的戰略支援部隊。

2. 戰略支援部隊直屬於中央軍委：戰略支援部隊獨立戰區指揮體制之外，無論是作戰行動、情報彙整都直接向中央軍委負責，除非中央軍委任務派遣才需支援戰區的作戰行動。

伍、結語

中共推動軍改，創建戰略支援部隊來整合新型領域的作戰力量，然而中共軍事改革目前仍在進行，以現階段戰略支援部隊的情況來說，戰略支援部隊的出現雖是共軍一大突破，但其中的航天系統部、網路系統部都有組織磨合、人員不足且尚未訓練到位的相關問題，但未來隨著軍改到位，戰略支援部隊對我國的威脅也會日益漸長。

最後，本文內容僅能揭露戰略支援部隊的部分面貌，由於其仍是個演進中的軍種，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而不知己，每戰必敗。」未來要克敵致勝還有賴眾人持續研究。

³² 梁建才等人，〈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等軍種春節聯合戰備〉，《解放軍報》，2016 年 2 月 10 日，版 1。

³³ 樊永強等人，〈中共軍隊 2019：強軍興軍再出發〉，《中共軍網》，2019 年 1 月。參見 http://www.81.cn/rd/2019-01/06/content_9399153.htm（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8 日）

參考文獻

- 一、中國大陸農業大學自然資源部農用地質量與監控重點實驗室，2018，〈7 月 1 日起自然資源部全面啓用 2000 國家大地座標系〉，http://lalq.org.cn/FX4_index.aspx?id=89，檢索日期 2019 年 7 月 30 日。
- 二、中國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中共的軍事戰略〉，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5-05/26/content_4617812.htm，檢索日期 2019 年 8 月 28 日。
- 三、王士彬、安普忠，2016，〈習近平向中國大陸人民解放軍陸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授予軍旗並致訓詞〉，http://news.mod.gov.cn/headlines/2016-01/01/content_4634873.htm，檢索日期 2019 年 8 月 22 日。
- 四、王士彬等人，2017，〈習近平出席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http://www.81.cn/201790/2017-02/16/content_7668712.htm，檢索日期 2019 年 8 月 22 日。
- 五、交通運輸部與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2018，〈關於保障道路客運領域軍人依法優先出行權益有關事項的通知〉，http://xxgk.mot.gov.cn/jigou/ysfws/201811/t20181102_3109507.html，檢索日期 2019 年 9 月 4 日。
- 六、吳其勳，2018，〈中共網軍重現江湖，8 個駭客組織回歸運作〉，<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295>，檢索日期 2019 年 8 月 2 日。
- 七、呂哲等人，2018，〈戰略支援部隊 570 名直招士官來了〉，http://www.81.cn/jwgz/2018-08/31/content_9269211.htm，檢索日期 2019 年 3 月 27 日。
- 八、李宣良，2016，〈中國大陸人民解放軍戰區成立大會在京舉行〉，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01/c_1117960554.htm，檢索日期 2019 年 8 月 22 日。
- 九、李浩編輯，2019，〈中共首次實現深海 6000 公尺數據北斗衛星實時傳輸〉，http://www.xinhuanet.com/science/2019-02/02/c_137792152.htm，檢索日期 2019 年 8 月 1 日。
- 十、李國利等人，2017，〈某電子對抗訓練大隊提升作戰能力：無形戰場練精兵〉，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7-08/25/c_129689123.htm，檢索日期 2019 年 8 月 2 日。
- 十一、肖天亮，2017，《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十二、林晉廷等人，〈中國大陸座標系統初探〉，《中興工程》，第 123 期，2014 年 4 月。
- 十三、邱越，2016，〈我軍戰略支援部隊是一支什麼樣的軍事力量？〉，http://www.81.cn/big5/jwgz/2016-01-05/content_6844493.htm，檢索日期 2019 年 8 月 22 日。

- 十四、胡瑞智等人，〈探索跨軍種聯合訓練機制〉，《解放軍報》，2018 年 10 月 14 日，版 2。
- 十五、徐立軍等人，〈深海潛標觀測數據無線實時傳輸系統設計〉，《電信科學》，第 6 期，2018 年 6 月。
- 十六、張博等人，〈我軍軍事測繪導航建設發展邁上新台階〉，《解放軍報》，2017 年 10 月 15 日，版 2。
- 十七、梁建才等人，〈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等軍種春節聯合戰備〉，《解放軍報》，2016 年 2 月 10 日，版 1。
- 十八、陳樸等人，〈軍隊領導和指揮體制改革時間軸〉，《解放軍報》，2018 年 12 月 18 日，版 14。
- 十九、曾志華，2018，《中共戰略支援部隊對聯合作戰效能作用之研究》，臺北：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
- 二十、童旭剛等人，〈直招士官分配探索雙向選擇模式〉，《解放軍報》，2018 年 12 月 10 日，版 2。
- 二十一、華圖教育，2018，〈2018 年軍隊文職人員招聘職位信息庫〉，
<http://ah.huatu.com/zw/jdwz/buwei/2018.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3 月 27 日。
- 二十二、華圖教育，2018，〈戰略支援部隊某部隊軍隊文職職位表〉，
<http://ah.huatu.com/zw/jdwz/bw2018/141.html>，檢索日期 2019 年 3 月 27 日。
- 二十三、華圖教育，2019，〈2019 年軍隊文職人員招聘職位信息庫〉，
<http://ah.huatu.com/zw/jdwz/buwei/18.html>，檢索日期 2019 年 3 月 27 日。
- 二十四、樊永強等人，2019，〈中國大陸軍隊 2019：強軍興軍再出發〉，
http://www.81.cn/rd/2019-01/06/content_9399153.htm，檢索日期 2019 年 3 月 28 日。
- 二十五、Bradley Perrett, “China Unveils DF-17 Missile With Hypersonic Glider,” Aerospace Daily & Defense Report, 2019. At
<https://aviationweek.com/print/defense/china-unveils-df-17-missile-hypersonic-glider>(Accessed 2019/12/3)
- 二十六、“Observation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Threat Hunting,” *CrowdStrike*, 2018. At
<https://go.crowdstrike.com/rs/281-OBQ-266/images/Report2018OverwatchReport.pdf> (Accessed 2019/8/2)
- 二十七、John Costello and Joe McReynolds, 2018,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 Force for a New Era*(Washingt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 二十八、Rachael Burton and Mark Stokes, 2018,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Leadership and Structure* (Virginia: Project 2049 Institute).
- 二十九、“U.S. Cyber Command History,” U.S.CYBER COMMAND, 2019. At
<https://www.cybercom.mil/About/History/>(Accessed 2019/12/3)
- 三十、Jeffery Engstrom, 2018, *Systems Confrontation and System Destruction Warfar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